

# 激荡生命的鼓点

□许士杰

不久前，我到十三年前工作过的亭林拜访几位老友，文体中心的张主任是其中的一位。和张主任聊得最多的是亭林腰鼓，聆听他讲述亭林腰鼓的来龙去脉和取得的佳绩，他心里满满的成就感尽现眉宇之间，也使我由衷地感到：亭林腰鼓是激荡生命的鼓点。临别时他赠送我《亭林腰鼓》一书，还恳请喜欢爬爬格子的我为亭林腰鼓写点东西。盛情难却，谁叫我是两镇合一后的新亭林人呢。

其实，对亭林腰鼓我也早有耳闻目睹，精湛的鼓艺舞出了东方鼓韵、东方鼓魂、东方鼓跃、东方鼓律，在近年来参加300多场次的各类比赛中屡获佳绩，被列入我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亭林也因此被授予区级腰鼓训练基地和市级腰鼓活动基地。作为“一镇一品”特色文化项目的亭林腰鼓，已经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市郊民间文化新亮点和吸引投资创业的新名片。

读完《亭林腰鼓》一书，加上张主任的讲述，我对亭林腰鼓的特点和内涵有了更深了解和认识。亭林腰鼓吸纳了安塞腰鼓的粗犷、豪迈、奔放，融合了江南腰鼓的激情、典雅、柔美，形成了二者兼备、动静结合、张弛有度、鼓点遒劲、动作矫健、舞姿飘逸的特点，展现了深厚文化积淀的无限魅力，传递了千年古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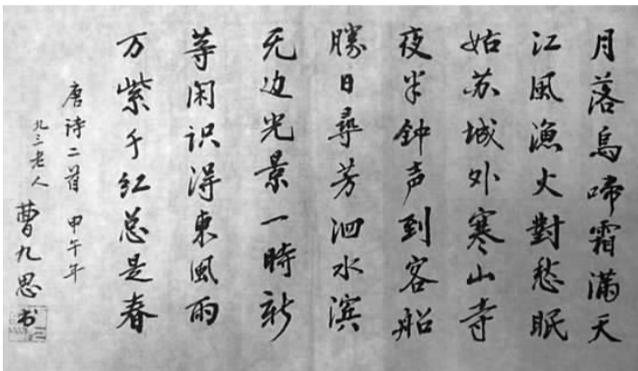
新城的腾飞神韵。尤其是那形体的动作与鼓点的声响，在共时态中互激互融，合二为一，组成了一个表现生命之源和力量之泉的整体，无不使人感受到生命奔腾跳跃的力量和生命慷慨激昂的赞美。看过一次颇具艺术感染力的亭林腰鼓，就足以让人叹为观止。

从美学的角度讲，亭林腰鼓还美在火热的场面，舞者忘情的击打鼓面，爆发出令人震撼的鼓声，场面壮观，气势不凡；美在鼓声的激情，那“隆隆”的鼓声，能让人的血液温暖起来，流淌起来，活跃起来，美在舞者的神情，舞者将自己的激情化作一双鼓槌，所有的快乐、现实、梦想一览无余的写在脸上；美在变幻的舞姿，音乐与鼓声共鸣，人体与鼓槌共舞，光影交替，千变万化，令

人拍案称奇。一句话，亭林腰鼓，是一篇用雄浑激越的鼓点敲出的优美豪放的诗章，是一首用飘逸潇洒的舞步舞出的动人心魄的神曲。

在与张主任的闲聊中，得知他正在筹划以亭林腰鼓为主的“十鼓”系列项目，延伸、拓展亭林腰鼓，把亭林腰鼓打造成独一无二的“鼓文化”系列精品。我相当期待他的“十鼓”系列项目能得以顺利实施，也相信他和他的鼓友们一定能精益求精，让亭林腰鼓捶出更激荡生命的鼓点，让乡村大舞台响彻更动人的生命之歌，让历史悠久的“鼓文化”在创新中焕发更蓬勃的生命力。

这就是我对亭林腰鼓的理解和认识，也算是对老友恳请的交差吧。



书法 曹九思(93岁)

# 这里唤起人们走向明媚的春天

——记严连富戏曲艺术沙龙

□曲传久

我与老严认识已有十几年了，交往虽不多，友谊却在。听说他在北站街道中心办了一个曲艺、戏曲艺术沙龙。承他邀请，我慕名而来，刚刚踏进剧场，迎面扑来锦绣世界招人欢，满台荟萃透春媚。一台台好戏，展示着真纯情的无私，鞭答了假恶丑的可耻，他既娱乐了人们的精神，又提高了人们审美的艺术价值。你看滑稽名家刘福生与戴齐绒、诸弘远的滑稽小品：晚晴关爱暖人心。它用喜剧误会的创作手法，用描绘矛盾冲突的细节，来展示人们性格特征，歌颂新时代人们崇高美德，受到沙龙剧场人们的欢迎。当年茅善玉唱“敦煌女儿”时，我曾写诗来赞美，并把发表的紫藤报送到沪剧院，想不到沪剧票友李文娟，在很短时间内演绎了茅善玉这一名家名段，我用一诗相赠上海敦煌传人樊景诗，茅善玉和李

文娟“人生/我们并没有经验/可是它已经来到十字路口/记忆的往昔/覆盖着绿叶/只是瞧青丝已染上白发/带着人生的坎坷艰难/直面人生的真谛/夕阳西下/为我们的未来/绘成一幅壮美的画。”

王眠飞、苏玉妹的马金先生《家》“扬别梅”使我遐想：“儿时无数次希冀憧憬/无数次幻想与渴望/这就是高家/幽深封建的大院/给善良的青年人/纺织朦胧的海市蜃楼/犹如一只只彩色的肥皂泡/一个个破灭的下场……”

而任洁红的王派越剧唱，我总感到一种美的享受，我仿佛看到清纯的林妹妹，花样的少女，感化了宝二爷。是贾府的老祖宗，贾政这些封建的权贵迫害他们，哥，宝哥哥、林妹妹推动了花样的嘉年华……

我与陶信元先生同在上海绍兴之友社，他则是唱，我则是听，

他是唱的响的名票，我则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戏迷。这次我听了他的百岁挂帅杨家将，我对老朋友的印象则是你和绍剧。从模糊的远方走来，经过了思索的记忆，就像摄影的底片渐渐显露出来，反映出来，世界就这样变幻与神奇，最后我对老严爱国爱戏曲艺术沙龙这种感人的精神，谈谈我的感想，正是他唤起人们对戏曲艺术的传承，才使我们戏曲舞台的大千世界绚丽多彩，生活里就有了感情色彩。如果你再有财富，再有金钱，因为缺少多姿多彩丰富的艺术生活，你就会变得灰暗，忧忧不欢，死气沉沉，就会变得像木乃伊。老严，你的热情、你的纯真，复活了人们的精神世界的灿烂，谱写了新时代的诗篇。老严，你是时代的骄子，城市新时牧马人。老严与戏迷票友一道歌唱了我们这个嘉年华的时代……

# 秋冬交界

□王海

记忆的庄稼，满田葱茏  
不像深秋刚出土的麦苗  
稀稀落落  
一阵风（已带有北方的气息）吹至  
使我颤索一下  
看到几株野菊花渐渐地疲软  
南飞的大雁嘎嘎地叫喊  
告之秋天结束

秋天结束，冬急着而到  
田野便在一阵子收割机声响过后  
后开始无奈  
麦苗受到制约  
叶子匍匐于泥土不动声色  
移栽上的油菜生长出绿嫩

生命有了保证，但不能茂盛

紧接着，或许是气温达到冰点  
也可能雪花飘飞  
田埂上看不到什么人的足迹  
只有村狗在四处寻找它们的快乐  
几只野兔还想觅一点吃的备冬于洞中

身陷寒冷，我脑中闪出对葱茏的追思  
一棵树上的许多鸟只剩下一只守望  
像我一样，呆呆地  
与油菜、麦苗一块儿  
把感情交付给泥土  
等待一个春的信号……

# 雾的懊悔

□莘小龙

我  
在自然耕植的年代里  
是一团一团清鲜的云气  
春夏秋冬  
偶尔和地球人会面  
亲密无间

我  
在快速工业化的时代里  
蜕变成大片大片的雾霾毒气  
一年四季  
时常惊扰世人  
无比悔恨

# 我的“三转一响”

□周曙明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青年农民结婚时要是能备全“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台钟（或挂钟）和收音机，是很风光的事。那时，我家的经济收入十分低下，且这“三转一响”样样都得凭票供应，但我当年结婚时，却也“三转一响”一样不少。

1965年6月，我初中毕业参加升学考试。老师说，为了便于掌握时间，最好备只手表。可是，我大哥、二哥、阿姐都没手表，甚至亲戚中也没有戴手表的。母亲说：“你爷老早在上海教书时有只手表，解放初被牛桥沟浪亲着戴到香港去了，时间长了，去讨蛮难为情个。小弟啊，就借只闹钟将就就将就吧”。无奈，我厚着脸皮，开口向当我班少先队辅导员的施玉华学姐借，她爽快地借给了我。那年，我顺利地考上了时为“大名鼎鼎”的三林中学。

1970年12月，我当上了“亦农亦教”老师。到开年春节前，我随母亲到娘家去。大我一岁的表姐说：“弟弟啊，你也算是个教书先生了，总要有只手表吧！”可是，我的月工资仅30元，哪能买得起手表呢。春节过后的一天，表姐来了。原来，她托宅上修手表的师傅买了一只26元的南京产“紫金山”牌手表，说要送给我，我婉拒了。因为舅舅家是贫苦农民，经济也不宽裕。这么重的情，我怕以后还不起。

1972年，我和女友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那时人家结婚大多以有“一响三转”为荣。我家条件差，但也要为此而竭尽全力：到上海青少年无线电行，买了一套业余

品半导体零部件，我自己动手安装了一架台式“红灯牌”三波段收音机，充作“一响”；拜托大哥到虬江路、中央商场淘旧钢管、自行车龙头、坐垫、钢圈、轮胎……安装了一辆“老坦克”；母亲通过她的“绣花徒弟”，在陈行公社供销社买到一只处理的蜜蜂牌缝纫机龙头，又到缝纫机三厂门市部买了一副次品缝纫机机架与车斗，共花费105元。最后“一转”最难，手表绝对是紧俏物资，就是弄到票，买一只上海牌的就要120元，只得拜托童年的玩伴蔡阿明，请他在供销社工作的女友赵小芳帮忙，花41元5角买了一台“三五牌”台钟。如此，我结婚时也算赶上了潮流——“三转一响”齐全。

如今，“三转一响”不再是稀罕物了。音像俱全的电视机走进了千家万户，年轻人还几乎个个有台集多种功能的什么“爱粉”、“爱攀”；大多数人家都拥有了轿车，自行车早已退居二线；四季衣服从商店购买，价格也不贵，且式样新颖，家用缝纫机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手机已经普及，连不少老人小孩也用上了，不但有清晰的时间显示，还会自动报时，手表一度无人问津。近几年来，那些“有立升”的人，即当官的，做老板的，还有那些赶时髦的朋友，把掏手机看时间视为落伍，于是手表又开始流行起来。不过，这手表的价格再不是一百两百的，动辄就是上万元几万元的。垂垂老矣的我，就是有条件，也不会像当年那样千方百计去追求“与时俱进”了。

# 从《繁花》的改编说起

□王洪

上海本土作家金宇澄创作的《繁花》，在去年长篇小说创作中，几乎囊括全国各项文学评奖中的所有荣誉。《繁花》之所以能在众多的小说中夺人眼球，其重要原因，就是运用了沪语方言，传承沿革话本小说写法，揭示了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一代人的精神层面失落，用独特的语言特色唤醒了地域文化。日前在谈到有人要把小说改编成话剧或影视剧，作者最希望能把《繁花》改编成连环画。

用上海本土方言创作小说，《繁花》是一个突破和创新，除了体现作者把控方言的功力，还通过小说的阅读，让读者了解申城当代的人文历史，知晓上海这座城市的古往今昔。但是在当下的阅读环境下，要想扩大和提升作品的阅读量，让更多的读者知道和了解上海，在各种艺术形式改编的选择上，作者最希望改编成连环画，是自己明确当下上海话逐渐边缘的现实，《繁花》要让非上海读者都能够懂，避免阅读的障碍，保留地域的特殊韵味，连环画作为一种以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刻画人物，老少皆宜的一种通俗读物，是最适宜传播这本上海方言小说内涵的。

客观的说，方言的传播，有特定的区域条件限制，而扩大其传播范围，选择最合适的艺术形式，才是科学明智的做法。去年白先勇先

生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改编成沪语话剧，第一次把上海方言移植到话剧舞台，赢得广大话剧爱好者的的好评，就是抓住眼下话剧观众需求，用最能传播的沪语方言，在舞台上演绎观众喜爱的动人故事，创造了方言话剧的新样式，在赢得票房的同时，也赢得了方言的社会效益。最近上海音乐厅用方言播放观众注意事项，也是一种探索和尝试，都是希望运用方言，营造独特的语言氛围，起到扩大沪语传承的作用。

把《繁花》改编成连环画，恰好能借助连环画老幼皆宜，寓教于阅的方式，把具有浓郁地域方言的作品，变为青少年乃至成年人休闲和传看的读物，通过阅读连环画彰显上海的传统和人文习惯，克服原先小说存在的语言障碍，让读者体会沪语方言耐人寻味的韵味，岂不是一种胜过影视剧和其他艺术形式的探索吗？

方言的传承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选对方式和载体非常重要。作为城市文脉传承的重要载体，沪语方言小说的改编，千万不要跟风随大流，那种看似有传播效应，实际上追求经济利益的时髦做法，肯定是短视的。只有真正符合语言传播规律，又适合人们生活习惯的样式，才是传承沪语方言的最佳选择，由此看来，作者的头脑是冷静的。